

崔東壁遺書

顧頡剛編訂



錢玄同題

科學史家 崔東壁先生里問
學古述家 崔東壁先生里問
前編

年譜目

頁數

清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	崔述生	一歲……………一四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	始讀書 弟邁生	四歲……………一五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兄弟同入學	十五歲……………二四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	至太僕衙內讀書	十六歲……………二五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	中副榜	二十一歲……………二九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	陳履和生	二十二歲……………二九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兄弟同榜中舉人	二十三歲……………三〇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入關迎娶成德人
始致力於古詩

二十五歲……………三三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

館於武安
編成輯并集

二十九歲……………四五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

究心六經
始立志著考信錄

三十歲……………四七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

父崔元祿卒
妻父成懷祖卒

三十二歲……………五五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

作先府君行述

三十三歲……………五七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

著作王正月論
作楊村捕盜記

三十四歲……………五八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寫定救荒策四篇
上汪韓門書

三十五歲……………六八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

作祭石屏朱公文

三十六歲……………七三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與董公常書

三十七歲……………七四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子天祐生
作朱公墓誌銘

三十八歲……………七八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六〇）

館於北泉 編成樂飢集
子天祐死 卅李鴻人死

四十一歲……………八〇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六一）

弟邁死
作五服異同彙考

四十二歲……………八一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六二）

作先親人行述
作扶病贊

四十三歲……………八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六三）

始著考信錄

四十四歲……………八四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六五）

作曹氏家譜序
納妾周氏陸娥

四十六歲……………八七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五服異同彙考成
作段垣詩訂後序

四十九歲……………九四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六九）

館於安陽西山乞伏村
編成知非集

五十歲……………一〇〇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七一）

沫酒錄補上古錄初稿成

五十二歲……………一〇六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七二）

至京待選遇陳履和

五十三歲……………一〇八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七一）

作贈陳履和序
重刪知非集并作序

五十四歲……………一一一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唐虞錄脫稿
赴羅源任，遇陳郝案

五十七歲……一一四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陳履和刻四種書鈔

五十八歲……一一七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有黃玉興上控案

五十九歲……一二三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調署上杭縣
手書貽誤篇

六十歲……一二七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

解上杭任，仍回羅源
妾麗娥死

六十一歲……一二九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

在羅源刻經界考
捐主事離羅源任

六十二歲……一二九

嘉慶七年，壬戌（一八〇二）

春，北歸

六十三歲……一三七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作竹書紀年辨僞

六十五歲……一三九

嘉慶十年，乙丑（一八〇五）

陳履和重刻經界考修刻洙泗錄
三正考考信錄成 易卦圖說成
居於彰德

六十六歲……一四三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

收刻三正考經界考

六十七歲……一五〇

嘉慶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

作五服考序

六十八歲……一五一

嘉慶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

陳履和刻唐虞錄

六十九歲……一五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用聚珍板印洙泗餘錄

七十歲……一五五

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

跋定本洙泗錄
成七月篇解

七十一歲……一五六

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三）

跋楊村捕盜記

七十三歲……一五八

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作鮑池陳公墓碑
訂定全書 成繡人死

七十五歲……一六〇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

崔述死
陳履和至，受遺書

七十七歲……一六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陳履和刻三代錄於太谷
崔述夫婦歸葬魏縣

卒後一年……一六三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

陳履和作東壁行畧
太谷孔廣沅重刻洙泗錄

卒後二年……一六四

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

陳履和在北京刻提要及孟子事
實錄，重刻補上古錄唐虞錄

卒後五年……一六六

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三三）

汪廷珍作考信錄序

卒後六年……一七一

道光三年，癸未（一八三三）

陳履和上東陽縣任

卒後七年……一七三

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三四）

陳履和刻成遺書

卒後八年……一七三

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三五）

陳履和死於東陽

卒後九年……一七五

東壁遺書板存金華府學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日本史學會印行那珂通世標點之東壁遺書

卒後八七年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顧頡剛標點東壁遺書

卒後一〇五年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胡適撰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卒後一〇七年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顧頡剛尋得鈔本二餘集

卒後一一二年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洪業發現鈔本知非集

卒後一一五年

姚鼐纂得針餘吟稿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范廉泉發現收田賸筆殘稿

卒後一一七年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

張文炳羣經得鈔本德魯遺書

卒後一一八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

顧頡剛標點之東坡遺書出版

卒後一二〇年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胡適

(一七四〇——一八一六)

『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崔述考信錄提要上，頁一〇。凡本帙所引崔書

頁數，均照亞東圖書館新印顧剛先生標點本。）

『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同上，頁九）

『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

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也。」（同上，

頁一八）

『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

（同上，頁三四）

西歷一八二四年，當清道光四年，一個雲南石屏州人，陳履和，在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做知縣，把他的老師崔述的一部不朽的遺著（崔東壁先生遺書）刻成。刻成的次年，陳履和遂病死了。他死後『宦囊蕭然，且有負累；一子甫五齡，並無以爲歸計』。幸虧當時署金華府知府的蕭元桂替他設法彌補虧空，把東壁遺書的板本二十箱留存金華府學，作爲官物交兌；他並且邀集金華府各縣的同官，捐助刻資六百兩，方才把陳履和的家眷送回雲南去。（以上均蕭元桂東壁遺書序。）

明年（一九二四）就是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了。這一百年中，這部不朽的奇書幾乎沒有人過問。約二十年前（一九〇三——四）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把陳履和刻本加上標點排印出來，中國人方才漸漸知道有崔述這個人。崔述的學說，在日本史學界頗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近來日本的史學早已超過崔述以經證史的方法，而進入完全科學的時代了。然而中國的史學家，似乎還很少賞識崔述的史學方法的。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曾發表一篇崔述傳，頗能指出他的方法的重要；他說：

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白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爲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僞而存誠。

劉氏之言並非過譽。但此外竟沒有別人作同樣的介紹了。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雖有專論清代史學的一節，但竟不曾提及崔述的名字。

當崔述生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著述在那個漢學統一全國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陳履和做他的行略時，也說他『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爲詆譏者。』然而崔述却不很介意。他到了晚年，自己編定全集的目錄，並且自己加上一篇短跋（見陳刻本遺書第一冊）在這跋裏，他很慷慨的告訴我們道：

世之論者皆謂經濟所以顯名於當時，著述所以傳名於後世。余之意竊以爲不然。人惟胸有所見，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紙筆以抒之；猶蠶食葉，既老，絲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計也。

他的考信錄做成之後，他自己作一篇書考信錄後說：

君子當盡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而我又幸有此膺際之

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預計者矣。

這兩次莊嚴的宣言都可以表示他著作的精神。他自己只是『欲不吐之而不能』，故發爲文章，並不計較他的著作傳與不傳。然而這樣一個偉大的學者，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國學術界的奇耻！明年到了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若還沒有一篇鄭重的介紹出來，我們就未免太對不住這位新史學的老先鋒了。況且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然後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戰國秦漢之書多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我們讀他的書，自然能漸漸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該疑；他認爲偽書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這是中國新史學的最低限度的出發點。從這裏進一步，我們就可問：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掃空了一切傳記讖緯之書，只留下了幾部『經』；但他所信的這幾部『經』就完全無可疑

了嗎？萬一我們研究的結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幾部『經』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麼，我們的新史學的古史料又應該從那裏去尋？等到這兩個問題有了科學的解答，那才是中國新史學成立的日子到了。簡單說來，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後；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先須要跟上崔述。

我爲以上種種原因，作這篇崔述的紹介。

一 家世

崔述考信錄做成之後，自己做了兩卷的附錄，詳叙他的家學淵源和少年遇合。家學淵源章的自叙說：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

則皆蒙業者也。

他自認也屬於蒙業的一類故他詳叙曾祖崔緝麟和父崔元森的生平。我們初次認識他的著作的時候，看見這樣偉大的一位學者，崛起於那學術貧乏的大名府，已很詫異了；後來讀他的行略和他自己替父母做的行述，知道他家十分貧窮，當他十八歲時，漳水把他的故鄉都衝沒了，他的父母每日只吃扁豆充飢，霜降節後還穿單衣，冬夜沒有爐火，他的母親把磚藏在竈中，夜間取出來暖被；這樣貧苦困難的環境裏居然能產生一個崔述，這更可詫異了。然而我們研究他的家世，便可以知道他的學問成就，確不是偶然的事，是可以用遺傳和早年教育來幫助解釋的。

崔 先世居大寧衛小興州；明初有崔義，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遷居保定之新安。清順治中，有崔向化，始遷於大名之魏縣。向化之子維雅，字大醇，中順治三年的舉人，任潞縣教諭，秩滿，授河南儀封縣知縣，因他治水有功，陞淮安府同知，改開封府南河同知。當順治十七八年（一六六〇——一六六一）的河患，他很有功。康

熙元年（一六六二）河決山東曹縣的石香爐村，總督河道朱之錫調維雅去視察，他又有勞績，因此陞寧波府知府。後來王光裕總督河道，知道崔維雅的才幹，薦他做河南河道按察司副使。他在河工上屢立大功，王光裕奏上他的勞績，累遷江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補廣西布政使；後來內調為大理寺卿。他有經濟才於治水功尤著，著有河防芻議，明刑輯要等書。他是崔述的高伯祖，東壁遺書稱為『先布政公』的就是他。

（以上採乾隆五十四年大名縣志卷三十六，頁五；無聞集四，頁一一三）

崔述的高祖名維彥，是向化的小兒子。維彥生緝麟，是為崔述的曾祖。崔緝麟

字振侯，康熙戊午（一六七八）副榜，庚午（一六九〇）舉人，選大城縣教諭，兩年後即告病歸家，年八十二卒。他雖不曾做大官，却也是一個很有才幹德行的人。他少年時很得他的伯父維雅的器重，跟他宦游，凡維雅的河防民政，都和他商議，靠他的幫助。李光地巡撫直隸時，漳水氾濫，光地知緝麟熟悉河事，致書訪問，他答書數千言，主張開渠疏水，以洩水勢而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晚年築園隱居，著書十餘卷。相傳

他住的地方是戰國時段干木的故居故自號段垣，故東壁遺書中稱他爲「先曾祖段垣公。」魏縣舊志稱他「德行文藝咸推第一」，崔述撰他的行狀稱他「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以上據段垣公行狀，考信附錄一，頁三一五）考信附錄一（頁五一六）載有崔緝麟的備廬說一篇，我們摘鈔一部分於此：

戊寅冬（康熙三八，一六九八）築室一間，土爲壁，簾爲蓋，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訪者，俯首屈腰而入，見其床無席，寒無火，一茶盞，主客遞飲，笑曰：「過蕭條矣！盍稍爲備乎？」予曰：「子謂我弗備耶……吾有此室，爲之置經而帝王聖賢備在焉；爲之置史而治亂興廢備在焉；爲之置筆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遠，風雨之變，山川之奇，鬼神之異，物類之繁，兵農水火禮樂之事，忠佞賢奸之人，歌舞嘯咏之況，無不可由我記載考核，抒寫論斷焉！不可謂之不備……」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備之我在，烏可謂之不備……」

這篇文章頗可以表現崔緝麟的文學和他的人格。